

熟悉的陌生人： 兩岸宗教交流中的星雲模式

王 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多年來對推動兩岸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在講經弘法、學術交流，以及慈善事業等方面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可以說大師是當之無愧的兩岸和平使者。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理論上來源於大陸佛教傳統，但是他的實踐卻又有著現代的思考和關懷。對於大陸來說，他既是熟悉的、親切的，又是陌生的、新鮮的。為此，本文稱他為「熟悉的陌生人」。本文以宜興大覺寺的重建為例來說明星雲大師在兩岸交流中的獨特角色。大覺寺復建之後，對當地文化起了很大的淨化作用，尤其是傳播佛教文化、淨化人心的努力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在星雲大師所帶來的人間佛教進入本地的過程中，地方原有的佛教傳統與信仰逐漸被喚醒、創建與發明，星雲大師起到了一種文化合力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當地的當代文化建設導向。另外，在與大陸的交往中，星雲大師作為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扮演了一個創造性又有挑戰性的角色，大陸民眾對星雲大師的歡迎、接納、崇敬，甚至是追隨，說明地方信仰傳統已經實現了文化的「疊加」和「新習俗的創造」。

關鍵字：星雲模式 熟悉的陌生人 兩岸宗教交流 人間佛教



A Familiar Strang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Model of Relig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ang Wei

Associat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urthermore, he has mad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in Dharma propagation, scholastic exchange, philanthropy and so forth.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thought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ory came from Buddhist tradition in China, however his practice are in fact of modern thinking and solicitude. To China, he is a familiar and friendly, yet strange and unusual face. Hence, this paper refers to him as "a familiar stranger." This paper tak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jue Temple in Yixing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on the unique role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 Jue Temple, it has a great purifying impact on the culture in the local areas especially gaining recognition in broadcasting Buddhist cultures and purifying human minds. In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Humanistic Buddhism to the locals, the originally existing Buddhist tradition and beliefs were awakened, constructed and reinvented. Apart from that,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as a "familiar strang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played the role of an innovator and risk taker. The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have welcomed, accepted, respected, even followe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hich indicates that belief traditions show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ustom" of cultures in those places.

Keywords: Hsing Yun Model, familiar stranger, relig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umanistic Buddhism

一、前言——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宗教在兩岸溝通中的角色審視

1949年之後，大陸地區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長期封閉，而台灣地區又因當局實施戒嚴令而處於戒嚴時期，因此很長時間以來兩岸並無交流。這種狀況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以及1987年台灣當局解除戒嚴令才得以改變。因此，大陸地區與台灣的實質性交流應該始於二十世紀80年代末。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宗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此，多位研究者有過總結，比如楊德睿曾經撰文敘述兩岸宗教交流的歷史，他把兩岸宗教交流總結為六種模式：「謁祖尋根、講經弘法、宗教學術研討會、神聖之物的流動、慈濟模式和宗教節慶」，並將兩岸自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的宗教交流比擬為一種台灣對大陸出超的不平衡「對口貿易」結構。¹

各宗教教派都以不同方式在兩岸往來中發揮紐帶作用，尤其是佛教，在兩岸對話和溝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台灣解除戒嚴之後，兩岸佛教界逐漸恢復了交流與合作。黃雲靜將兩岸佛教交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兩岸恢復往來至「小三通」之前，即1988-2000年，這一階段的主要交流模式與特點是朝聖與尋根，主要是1949年前後赴台的佛教界人士返回故土和祖庭探親、朝聖和尋根；第二個階段是「小三通」至「大三通」（全面三通）之間，即2001-2008年，在這一階段兩岸佛教交流出現了若干歷史性的突破。有別於前一時期的台灣對大陸的單向交流，這一時期大陸赴台交流的僧俗人士增多，交流模式亦多種多樣；第三個階段是「大三通」（全面三通）以來，即2008年至今。佛教交流愈加頻繁，既有民間的佛教旅遊，也有政府之間的互動，形成了全方位交流的態勢。²從這幾個階段的劃分可以看

1. 楊德睿：〈兩岸宗教交流的歷史回顧和近期趨勢〉，金澤、邱永輝主編：《中國宗教報告（2011）》，頁253。

2. 黃雲靜：〈二十世紀80年代末以來海峽兩岸佛教交流初探〉，《世界宗教文化》



出，一方面，兩岸佛教交流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局勢之緊張與緩和的影響；另一方面，佛教界又能夠抓住機遇積極行動，進而能夠促進兩岸的交流與合作。

佛教在兩岸交流中的角色非常獨特，從最初試探性的民間交往、官方默許，到最終成功地被政府接納。在此過程中，佛教所做出的貢獻逐漸受到兩岸官方的肯定和重視。可以說，佛教即扮演了兩岸交流的先鋒軍，也是推進兩岸交流的實踐者，又是兩岸民意的代言人。

回顧兩岸佛教交流的歷史，最先伸出橄欖枝的是台灣佛教界。台灣佛教界幾位重要的高僧大德開啟了兩岸佛教交流的破冰之舉，尤其是通常所說的四大山頭——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和慈濟基金會的創始人星雲大師、聖嚴法師、惟覺法師、證嚴上人，都對兩岸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88年，星雲大師主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力促兩岸佛教界代表共同參加，是為兩岸佛教界恢復交流的標誌性事件之一。此後台灣佛教界積極推進與大陸的交流，尤以星雲大師等高僧最為著力。

星雲大師以其特殊的身份和較高的威望，無論思想還是行為都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言其特殊在於，星雲大師赴台之後，一度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被稱為「政治和尚」；並且，星雲大師對大陸的和平與穩定也比較關心，與大陸的關係經歷幾度曲折，最終受到各方肯定。因此，可以說，星雲大師與大陸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岸態勢和政策變化，更加值得關注和研究。事實上，自星雲大師及其佛光教團在教化人心、淨化社會方面的貢獻進入人們的視野以來，星雲大師及其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已經受到各界的關注，在港台、大陸及海外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在

研究內容方面大致有兩個階段：二十世紀90年代之前主要集中在對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經營模式的研究；而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重點轉向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研究，兼及佛光山慈善事業等。本文關注的是星雲大師在推動兩岸交流方面所做的貢獻，及其思想與行為的特點。

二、何謂兩岸交流中的星雲模式

星雲大師及其佛光教團所推動的人間佛教理念有著鮮明特點和獨特表現，滿義法師將其概括為「星雲模式」。³星雲大師改變了人們通常認為佛教不關心政治的看法，而是將兩岸統一視作身為中國人的責任。星雲大師無疑在兩岸宗教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無論是講經弘法、學術交流，還是慈善事業，星雲大師的佛光教團都有諸多行動，是當之無愧的兩岸和平使者。

星雲大師首次返回大陸是在1989年3月，大師率「國際佛教促進會弘法探親團」僧俗二百餘人，前來大陸弘法探視一個月之久。期間參訪名剎古寺，會晤學術界、文藝界等人士，也舉行了幾場演講、座談會，並返鄉探視慈母，祭掃恩師志開上人塔墓，造訪棲霞山寺。⁴這次訪華是兩岸佛教交流中非常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後來雖受兩岸政治形勢的影響，星雲大師與大陸的交流時有曲折，但在大師的努力下，始終保持並推進兩岸的交往。回顧星雲大師在兩岸交流方面的實踐情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總結：

（一）文化事業

佛光山通過在大陸推動文化事業不僅惠及民眾，而且極大地促進了兩岸的友好關係，是以文化交流推動兩岸和平的成功嘗試。

3.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2005年12月。

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信選》，頁235-236。



首先，講經弘法。1989年，大師初次訪華之際，接受邀請在北京大學做公開演講，時為出家比丘在中國大陸講學的第一人。⁵星雲大師與這所大陸著名學府非常有緣，自首次訪華的20餘年後，2011年4月2日，星雲大師應北大校長周其鳳之邀，再次蒞臨北京大學，主講「禪文化與人生」，以四個主題「禪的幽默人生、自然人生、忍力人生和淨化人生」，闡述禪的力量。此行北京大學聘星雲大師為「名譽教授」。星雲大師曾說：「我的任務就是弘法」，大師為弘法事業終日奔走，在大陸舉辦演講無數次。除在高校外，足跡遍及媒體、企業界等，從民間到政府，都有大師講經弘法的身影。

其次，學術交流。星雲大師帶領佛光團隊與大陸佛教界廣泛開展學術交流，前述學者所總結的兩岸交流模式之「宗教學術研討會」便是由佛光山率先舉辦。1989年，佛光山舉辦「國際禪學會議」，邀請大陸學者參加。大師又提出舉辦「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的建議，由（北京）中國佛教研究所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合辦。佛光山與大陸學術方面的交流，還有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於1990年8月主辦的「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團」，為台灣首次主動探訪之舉；又委派依淳、依昱法師於同年10月8日參加敦煌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1993年4月3日，邀敦煌科學研究員寧強至佛光山講演；同年5月2日，招待上海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參觀文化事業；6月26日，中國人民、北京、南開、吉林等大陸二十多名校長及教授學者至佛光山與大師座談，此後陸續有大陸學者來佛光山訪問，這也說明了佛教成為了海峽兩岸交流的最好溝通橋梁。⁶佛光山不僅組織兩岸學者舉辦學術研討會，還策畫了學術典籍的編撰。例如由星雲大師監修，樓宇烈、王堯、方立天、賴永海等教授，及慈惠、慧

5.同註3。

6.滿耕：〈星雲大師與趙樸老〉，網址：<http://hk.plm.org.cn/gnews/2009323/20093231497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8日。

開、依空法師擔任學術委員，程恭讓教授擔任總策畫出版的《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收錄了兩岸三地自1972年至2005年間各大學之碩、博士論文三百餘篇。該叢書共一百二十冊，每冊約三十萬字，是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獻。此次論典的編撰，增進了兩岸三地的情感與互動，為兩岸三地的學術交流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平台，是從文化角度促進兩岸三地友好合作的一次成功嘗試。此外，佛光山還與大陸學者合作《佛教百問系列叢書》、《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一百三十二冊，並將獲得金鼎獎的《佛光大辭典》以不收版權費的方式，交由中國佛教協會在大陸發行。

第三，法物交流。2002年轟動兩岸的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赴台展出一事，亦由星雲大師所主導推動。星雲大師任恭迎團團長，舍利赴台後，先後供奉於台灣大學體育館、台北縣三峽鎮金光明寺、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等處，期間瞻仰信眾三百多萬，沿途恭迎者數十萬。被時任佛光山「中華總會」總會長吳伯雄譽為「兩岸佛教界最重要的一次宗教交流」。大陸國台辦陳雲林說：「佛指赴台供奉，台灣同胞反映這是兩岸最親切、最自然、最和氣的交流，通過這交流，增進了兩岸同胞的互相理解，增進了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感情，對改善兩岸關係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⁷此舉無疑促進了兩岸佛教界及民眾的相互理解。

第四，復興祖庭。星雲大師於1938年在棲霞山寺剃度，禮宜興大覺寺為祖庭。1947年，於棲霞律學院修學佛法後返回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禮祖，受命任當家，後於1949年春赴台。文革期間，大覺寺被毀。1989年，大師由台返大陸弘法探親之時，回到宜興祖庭禮祖。眼見片瓦無存，不禁興起復建祖庭

7. 本性：〈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紀事〉，<http://hk.plm.org.cn/news/2012225/201222525949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8日。



的願望。2005年6月佛光山派遣慧倫法師、慧是法師前來，展開籌建工作，2005年10月14日奠基開工。時有東北諸青年發心於大師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慧方法師、慧品法師、慧有法師、慧宇法師、慧常法師等五人，分別在浙江寧波雪竇寺、江蘇泰州光孝寺、廣東深圳弘法寺等道場受具足戒後，參與開山重建工作。本山心定、心培、慈惠、慈容、妙士等法師及蕭碧霞師姑，多次前來探勘指導。2007年3月，完成寺廟登記，同時認定為「佛光祖庭」。2010年修建完成，以「大覺寺」為名。希望大覺寺的復建，有助於社會的道德成長、人心淨化。⁸

此外，星雲大師還在海峽兩岸推動佛教梵唄音樂發展，倡導「以音樂弘揚佛法」。2004年3月，「海峽兩岸佛教音樂展演」，彙集兩岸佛教之藏傳、南傳、漢傳佛教梵唄音樂，推動兩岸佛教界同心發揚中國佛教音樂。以上是對星雲大師推動兩岸文化交流的工作進行簡單總結與舉例，事實上，大師的努力與辛苦，遠不是簡單的文字敘述所能表達。

（二）公益慈善事業

星雲大師認為人間佛教應該「重在對整個世間的教化，要與時代配合，要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大師強調應以文教弘法為重，「文教是根本，慈善是方便」。儘管佛光山的慈善工作，涵蓋育幼、養老、醫療疾病，乃至往生後的骨灰安置等，人生之生老病死全部照顧得面面俱到，但是佛光山仍舊強調文教是理想的發揮，是佛教的根本，是解救人心的慈善事業，所以佛光山堅持以文教弘法。

第一，捐資助學。星雲大師對大陸的教育事業非常關心，據滿義法師的

8. 參見佛光山資訊網。

統計，在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嚴寬祐居士的合作下，星雲大師於內地建立百餘所佛光希望工程小學。又通過嚴副總會長的福慧基金會，在各地發放獎學金，各項助學措施不勝枚舉。2010年，星雲大師與楊釗居士共同捐建了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此處也成為大陸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一個中心。

第二，培育僧才。1989年星雲大師回到大陸訪華之後，一直很關心大陸佛教的發展，當年便為大陸佛學院提供十二萬人民幣的獎學金（每人600元，共200名），幫助大陸培養佛教人才之用。1994年，大師在參觀南京金陵刻經處時，當場捐助一萬美金，同時又允諾幫助發展軟硬體設備，引介台灣的印刷公司，助其在印刷技術上有所更新、進步。

第三，賑災救助。據滿義法師的統計，在國際佛光會副總會長嚴寬祐居士的合作下，星雲大師於內地建立20餘所佛光醫院。⁹而在每次大陸有難時，佛光山總是及時地組建救助隊，施以援手。1991年，華東、華中水災，世界各地佛光會和大師共同發起捐款賑濟，共捐助50萬美金。2008年，大陸發生汶川大地震，佛光山第一時間於台北成立了「佛光救援指揮中心」，捐出一千萬元人民幣救災專款，發起「全球同步念佛回向，佛光五十所學校同步祝禱」活動，同時對災區進行人道救援關懷及醫療，陸續捐贈了七十餘台救護車等。根據不完全統計，佛光山對汶川地震的總捐助數達十億元新台幣以上。2011年，中國地震局局長尹光輝、國家地震應急搜救中心主任吳建春來到佛光山訪問，他們表示，佛光山參與慈善救災活動，及時有效，是用「智慧解決問題、仁愛之心服務、用勇氣去實踐」。¹⁰

9. 滿耕：〈星雲大師與趙樸老〉，<http://hk.plm.org.cn/gnews/2009323/200932311497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8日。亦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10. 李迅：〈佛光山〉，《聯合時報》，<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



上述僅是冰山一角，星雲大師通過設立慈善基金會等多種方式，加強與大陸的往來，增進兩岸人民友誼，最終以推進兩岸和平為目的。在與大陸的往來中，星雲大師利用一切機會向兩岸高層進言，以推進兩岸和平。

三、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與大陸人間佛教的異同

星雲模式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是兩岸特殊的政治局勢、文化傳統、契理契機，以及星雲大師本人的智慧所締造。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本來是源自大陸，在台灣地區發展，而又重新回到大陸地區。雖然與大陸佛教傳統有共同的源頭，但是歷經多年獨自發展之後，已經有了一些不同之處。程恭讓教授總結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有幾個特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詮釋取向：一、在「佛說的」與「人要的」之間，在「淨化的」與「善美的」之間；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傳統取向：在印度佛教文化傳統與中國佛教文化傳統之間；三、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論說取向：在「人生佛教」論說模式與「人間佛教」論說模式之間；四、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價值取向：在人本人文與社會參與之間。¹¹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既保留了印度佛教的優秀傳統，又有中國佛教傳統的視野和理念。理論來源出自於佛陀思想，又是眾生之所求，有助於人生的淨化和幸福，是融於生活中的佛教。

大陸佛教界的各項活動主要在「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導下而開展，然而受到文革影響，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佛教協會幾近覆沒。雖於1972年恢復工作，但是各項工作的開展是極為困難的。直到1978年之後，中國佛教

node4851/gatq/u1ai6763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19日。

11.程恭讓：〈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宜興大覺寺，2013年。

協會才逐步走上正軌。1980年，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上做了工作報告，將中國佛教協會的主要任務歸納為三點：第一，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二，整理佛教文物、出版佛教典籍，為佛教學術研究服務；第三，莊嚴世界、利樂有情，與各國佛教兄弟攜手合作，共同促進人類友好和平事業。¹²以上幾點是中國佛教協會的主要指導思想，自80年代以後，大陸地區的佛教傳統便是在中國佛教協會的主導下，主要以趙樸初居士推動的人間佛教理念為主流。黃夏年從三個方面闡述了趙樸初長老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走「人間佛教」的道路、實踐「愛國愛教」的原則、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或「相適應」。這三方面的內容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支撐了當代中國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基礎。¹³

星雲大師與趙樸初居士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都是人間佛教踐行者，都是推動兩岸佛教交流的先行者等。從理論基礎來講，他們秉承的都是人間佛教思想。他們的思想體系亦有很多相同，例如：都以菩薩行作為修行基礎；都提倡淨化人心、建設人間淨土；都強調以文化闡揚佛法，注重學術研究……等等。此外，兩岸的和平統一這一願景，一直都是星雲大師和趙樸初長老的共識，他們都熱切期望兩岸統一，但是同時又都不參與政治，這一點也正是對太虛大師「議政而不干治」之說的認可。

趙樸初長老所推動的大陸地區人間佛教建設自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

12.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工作報告〉，網站：《中國佛教協會》，網址：<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js/hb/2012-03-15/416.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16日。

13. 黃夏年：〈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初探〉，網站：《佛教在線》，網址：http://news.fjnet.com/fj1w/201005/t20100514_155059.htm，檢索日期：2014年3月16日。



很大成績，尤其是在推動民間外交方面。在社會影響方面，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落實之後，佛教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也逐漸增強。但是也有不足之處，鄧子美指出，在大陸，人間佛教理論的具體指導還不夠。在台灣，人間佛教思想的弘揚與實踐則生動活潑得多。人間佛教思潮在台灣，不僅在佛教界早已成為真正的主流，也喚起了社會的共鳴。¹⁴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很複雜，從外在條件看，兩岸政策不同所導致的人文背景有很大區別，而且，兩岸不同文化土壤所導致的民眾理念亦有所不同。首先，大陸民眾的信仰基礎比較複雜，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儒教和民間宗教在民眾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因此，大陸的佛教文化來源相對複雜得多。再加上文革對佛教傳統的打擊而造成的斷裂，雖然在近年來佛教界一直在致力於佛教復興，但是在現代化背景下，由於種種原因，大陸佛教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發展而完成現代轉型，反而走上世俗化、商業化的道路。其次，兩岸民眾對佛教的認知不同。台灣民眾認為佛教對人心向善、社會淨化、社會福利起著極大作用，而大陸民眾長期以來認為佛教是迷信思想。

這些因素導致大陸佛教的發展困境，表現在很多方面。黃夏年指出，大陸佛教界整體道風欠缺，儘管道風建設已經被中國佛教界提上日程，但是始終沒有達到應有的理想。他說：「佛教界內部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共識，一些出家人熱衷於玩弄權術，追逐名利，喪失了出家人的基本立場，違背佛陀的初衷。三寶的地位降低，缺少凝聚力，最終造成中國佛教界疏離性增加，許多居士不願意與僧團打交道，不接受出家人的指導修行，寧願自己獨自修行，或者組成相應的小團體相互教學，促使了中國佛教界內部更加渙

14. 鄧子美、王佳：〈海峽兩岸佛教慈善事業多視角比較〉，《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散。」¹⁵早有多位法師和學者指出「寺院商業化嚴重」、「教內腐敗」等問題，例如：學誠法師曾說過，如今在地方政府刺激旅遊、發展經濟的推動下，大陸各地佛教寺廟多以旅遊景點或者博物館面目示人，其傳播宗教的社會功能則居次或隱退。另外，有些大陸民眾對本土佛教的現狀持批評態度，比如認為寺院門票價格高、寺院中僧人利用給香客抽籤收高價，寺廟中請香也要高價等。而在服務社會方面，以慈善公益事業為例，鄧子美指出，在大陸，佛教慈善公益事業的開展與政府支持、政策導向的關係特別重要。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佛教界忙於寺院的恢復與重建，慈善思想與實踐都只是初步恢復了傳統形態。直到1994年，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正式宣告成立，大陸佛教慈善組織才陸續成立。¹⁶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與大陸佛教文化傳統方面的異同，這種差異和相通使得星雲大師在大陸傳播人間佛教的過程中，既有某些方便，當然也有困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大陸佛教的階段性亂象給星雲大師提供了機會，使星雲大師所主張的人間佛教更容易與大陸的佛教復興運動結合起來。我們在前文所列舉星雲大師在大陸的佛教實踐，如捐資助學、弘法講經、舉辦佛教學術交流活動、成立慈善基金會，都在傳播著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教、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人間佛教主張。

四、星雲大師對兩岸交流的推動

儘管星雲大師一直努力致力於推動兩岸和平，但是仍舊不可避免地受到

15.黃夏年：〈關於「人間佛教」的思考〉，第三屆兩岸四地佛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9年。

16.同註14。



政治局勢的影響。回顧星雲大師與大陸佛教界的交往，從最初的謹慎與試探，到最後的肯定與信任，中間也經歷幾次曲折，這段歷史反映出星雲大師化解困境的智慧，也可看出星雲大師為兩岸和平的一番苦心。

星雲大師於1949年赴台，立志傳播佛法，為佛學保留餘脈。此後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緊張，很長時間內無緣再回大陸。直到一次機緣巧合，才與大陸建立起聯繫。據滿耕所述：

一九八六年，星雲大師應邀參加秦王六十歲大壽慶典，當時代表大陸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老及其夫人也是在座嘉賓，礙於兩岸情勢，他們無法交談。可是就在典禮開始不久，趙夫人突然咳嗽不止，坐在後面的慈惠法師拿出一顆止咳糖遞給她。趙樸初長老當晚回贈大作以示感謝，並與星雲大師暢談甚歡，雖然兩人相差二十歲，卻因雙方欣知彼此在許多思想觀念上都很有共識，曼谷一敘，兩人相見如故，頓成莫逆。¹⁷

在之此後，星雲大師與趙樸初長老之間締結了深厚的友誼，星雲大師對趙樸初長老一直非常敬重，在大師的《百年佛緣》第一卷《僧信篇》中，稱趙樸初長老是「真正對佛教救亡圖存的人物」。星雲大師與趙樸初長老攜手，促成了兩岸佛教交流的很多重要活動，甚至可以說打破了兩岸官方交流的僵局。1988年，兩岸因運動會上代表國名稱而起爭執，陷入僵局。值此之際，大師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舉辦了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此次會議的籌辦也遇到會議名稱的類似問題。星雲大師為兩岸的佛教會名稱想了一

17. 滿耕：〈星雲大師與趙樸老〉，網址：<http://hk.plm.org.cn/gnews/2009323/200932311497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18日；又見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現代出版社，2011年。

個折衷的方法，即中文名稱——「中國北京·中國台北」照樣沿用，英文譯名改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設想雖然周到，但依舊曲折重重，多次協商瀕於破裂。在星雲大師一次又一次鏗而不捨地居間調和下，終於化解僵局，將兩岸具代表性的佛教團體首度聚集在一個會議廳裡，與來自世界各國的佛教團體一起開會，成功地拉近了兩岸佛教界的距離，此次大會被稱為比奧運模式更有意義的「星雲模式」。¹⁸

1989年，在趙樸初長老的極力促成下，星雲大師首次回國訪問。大師抵京時，趙樸初長老與外交部長姬鵬飛親自到機場歡迎，趙樸初長老在北京機場見到星雲大師的第一句話就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短短八字，卻意義深遠。¹⁹由於此行是台灣佛教界第一次公開在大陸的弘法活動，星雲大師受到了大陸官方最高規格的禮遇，大陸領導人楊尚昆、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並首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講之例。此行星雲大師與大陸學術機構進行了數度交流，包括三次弘法演講、三次宗教座談會，另應邀主持佛像開光、皈依典禮，以及多次即席開示說法等弘法活動。一趟大陸之行，不僅提升了中國佛教的士氣，促進佛教文化、學術研究的交流，更超越海峽兩岸的政治現實。使得北京知識界回響頻頻，名作家白樺更以〈芬芳的饋贈〉為文，感念大師大陸之行給中國大陸帶來的正面影響。²⁰這次訪問對兩岸政界也深有觸動，是兩岸交流中的一次重大突破。然而，在大師返台之後，大陸便發生了六四風波，大師以其慈悲心，為大陸學生呼籲，並捐助資

18. 滿耕：〈星雲大師與趙樸老〉，網址：<http://hk.plm.org.cn/gnews/2009323/2009323114977.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18日；亦見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299。

19. 同上註。

20. 同註18。



金進行醫療救助。此後不久，星雲大師在美國西來寺會見了達賴喇嘛，引起大陸高層的不滿。

直到十多年後，大師通過企業家李玉玲女士向大陸統戰部建議，希望佛指舍利來台供奉。王兆國部長專程把此意報告江澤民先生。當時正值台灣有人鼓吹「文化兩國論」、「文化台獨」等思潮，被稱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的佛指舍利赴台，剛好能打破這種窘境。後來，江澤民總書記批了十六個字：「星雲牽頭，聯合迎請，共同供奉，絕對安全」。多年來，盼望佛指舍利到台灣普照，就這樣一言定奪了。而佛指舍利在台灣的四十七天，得到了數百萬台灣人的參拜。這被認為是兩岸五十年來第一次文化及宗教交流「破冰之旅」。2002年3月31日，大師恭送佛指舍利回西安這一天，事實上江總書記也已抵達了西安。但是江總書記在北京臨上飛機時，聽人傳說星雲大師要和達賴喇嘛共同辦學，因此大師與大陸領導人的會面又起波瀾。直到2006年，在杭州舉行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典禮後，經由大陸宗教事務局葉小文局長安排，大師才和江澤民主席在上海首度會面。江主席見到星雲大師時的第一句話是：「過去的種種，一切到此為止。」據大師的回憶：「大概就是指歷史帶來的種種誤會，經過今天的會晤，這些往事就不去談了。因為他這樣裁決，我也願意讓這些事情成為過去，從此便不再提」。²¹此後，星雲大師到大陸的腳步便頻繁起來，也逐漸取得大陸高層的信任。

事實上，大師始終呼籲達賴喇嘛「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他不贊成達賴喇嘛參與政事。大師自己只是關心政治，而不干涉政治。他說：「政治人物來看我，我當然要接待，但我不是政治和尚，如果說是，那我主張統一，

21.此事有多家媒體報道，參見星雲大師：〈江澤民跟我談佛學〉，《青年參考》，2013年1月23日第33版。亦見星雲大師著《百年佛緣》。

主張兩岸和諧，說政治和尚也不妨。」（《百年佛緣》）雖然大陸官方數次對星雲大師產生誤會，但是大師始終以兩岸和平為關切，多次主動採取行動，促進兩岸交流與溝通。

最終，星雲大師推動兩岸交流的努力獲得很大的認可，2014年2月，星雲大師作為台灣宗教界代表，隨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出訪北京，會見習近平主席。呼籲兩岸間應更加相互包容，加速民間宗教文化的交流往來。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兩岸各界人士座談會上，星雲大師針對「中國夢與人間佛教」進行了演講，這次會面對於進一步促進兩岸和平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五、熟悉的陌生人：以大覺寺為例，談星雲大師對地方佛教傳統構建的參與

「陌生人」概念是齊美爾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他給「陌生人」下的定義是：陌生人不是「今天來、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來、明天留下來的漫遊者——可以說潛在的流浪人，他雖然沒有繼續游移，但是沒有完全克服來和去的脫離」。陌生人的身份由以下原因確定：他並非歷來就屬於這個特定的地域，而是帶著一些並非產生於這一地域、也不可能產生於這一地域的品質來到這裡。簡而言之，「在關係之內的距離，意味著接近的人是遠方來的，但是陌生則意味著遠方的人是在附近的。」²²外來人有一種誇張的特殊作用：「他是更自由的人，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均如此，他更毫無偏見地統觀情況的全貌，用更加普遍的、客觀的理想來衡量，而且在他的行動中，不受習慣、孝敬、先入之見的約束。」²³

22. 齊美爾著，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41-342。

23. 同上註，頁345。



星雲大師於1949年離開大陸，「他的教養出於禪、出於大陸、出於佛教變革的潮流」，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在理論上來源於大陸佛教傳統，尤其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理論體系，但是他的實踐卻又有著現代的思考和關懷。對於大陸來說，他既是熟悉的、親切的，又是陌生的、新鮮的。陳進國在一項研究中將那些遠離故土、又暫時回到故土的「鄉賢」稱為「熟悉的陌生人」，「鄉賢」以其特有的身份，參與構建地方信仰傳統，在「鄉賢」引入的外來神明進入本地的過程中，地方傳統與信仰逐漸被喚醒、創建與發明，在這一過程中，「鄉賢」起到文化合力的作用，進而影響到當地的當代文化建設導向。²⁴

宜興大覺寺的重建是星雲大師推動兩岸佛教交流的一個縮影，1989年，大師便已有復興大覺寺的想法，這一心願後來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局長以及無錫、宜興諸位領導、宜興佛教協會等均一致贊成。2004年5月10日，經宜興市政府批文同意，於西渚鎮橫山村王飛嶺界「雲湖」之濱建立新寺址，占地二千餘畝，依山傍水，翠竹環繞。並由當地政府斥資完成佛光路、佛光香林路，以及高速公路鯨塘交流道連接快速道路直通大覺寺，方便地方往來交通。2007年3月，宜興市宗教局發放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完成寺廟登記，由南京佛教協會會長、棲霞山住持隆相和尚擔任住持，同時認定為「佛光祖庭」。建成的大覺寺在建築細節、寺院格局等方面無不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念：

不同於人們熟悉的傳統中國佛寺結構和內部設施，大覺寺給人的印象是全新的。這裡的色調淡雅而現代，沒有通常佛寺中的歷史

24.陳進國：〈傳統的喚醒與發明：以福建陳阪宮開永媽祖廟的興建為例〉，該文發表於台灣，本文所引用版本系陳博士賜稿。

感、神秘感、出世化，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感、親切感、生活化。這是一個富有東方現代禪韻的寺院。

人間佛教倡導生活禪是佛教文化積極為人生服務的體現。原本屬於中國佛教的禪，在現代早已成為世界文化創新潮流中的一員，在建築裝潢方面尤有成就。新建的大覺寺體現了這一點。

在大覺寺的結構和裝修上，運用了「極簡」來表達了佛教中對「淨」與「靜」的追求。從寺院庭院到廟宇內部，無不讓人感受到人間佛教應對時代的苦心。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建立人間淨土」的思想在這裡表現為清爽、安靜、淡雅、可愛、親切諸種感受，與我們時下的生活融合無間。²⁵

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互補，在現代社會的任何一種文化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文化非常特殊，每一種外來文化在這裡的傳播結果，都或多或少地改變自身，以融入中國文化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外來文化，因此，人間佛教的傳播相對容易得多，更易被接受。大覺寺復建之後，對當地文化起了很大的淨化作用。據王婧的調查研究，大覺寺初建之際當地的信仰體系並不明晰：

當地居民的信仰狀況呈現出一種較為雜亂的表現形式，較為典型的表現形式是什麼都要拜、什麼都信一點、先拜天再拜佛祖等。而且，一些傳統的佛教節日在當地基本上也已經被人們所遺忘，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較為流行的西方節日。提到佛教信仰，一些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更多地聯想到的是當地一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小型

25. 吳炯：〈佛光祖庭大覺寺〉，《無錫新周刊》，2008年6月3日。



寺廟，拜佛禮佛直接與經濟利益掛勾，和佛教傳播的初衷完全背離了。²⁶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地原有的佛教傳統已經流失，民眾的信仰體系已經比較混雜。在這種情況下，大覺寺在佛教文化的傳播上煞費苦心，採取了多種形式、靈活多樣的宣傳方式。例如：舉辦人才培訓班，培養有志於從事社會服務如文教、事務、行政工作或從事佛教事業的女性。自2011年開始，每年兩期，每期三個月。學習正確的佛門行儀、佛教常識、教理、教史，以及五堂功課、梵唄聖歌、宗教藝術等課程；平日體驗行門功課，如抄經、禪坐、念佛、出坡作務等，讓身心沈浸在簡樸單純的佛門生活中。再如：倡導素食環保理念，2012年舉辦了「兩岸素博會」，2013年舉辦了「國際素博會」，展示佛教素食文化的魅力，體現人間佛教對生靈的慈悲情愫。此類活動多由政府部門主辦，比如江蘇省旅遊局、宜興市旅遊局、當地政府等，但是由於大覺寺是免費開放的寺廟，所以此類活動政府部門根本沒有門票收入，基本是將大覺寺作為當地的一個品牌，從而帶動當地其他行業的發展。

大覺寺的努力獲得了認可，當地民眾之間口碑相傳，盛讚大覺寺為當地文化所做出的貢獻。筆者曾在當地民眾中做了調研，了解到他們對大覺寺的看法是：「大覺寺給人感覺非常好，規模很大，公共設施非常人性化，不收門票和停車費。寺廟提倡環保，大雄寶殿前沒有香爐等設施。進入殿內，法師會奉上一朵鮮花，教香客用來敬奉菩薩，並授以正確的佛教供奉禮儀。」而且「大覺寺門前的義工輕聲細語的解答佛教文化中的常識，令人體會到了不一樣佛教文化。」「大覺寺的目的是宣揚佛教思想，沒有任何商業味，一

26.王婧：〈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的傳播狀況分析——以宜興大覺寺的復興為例〉，雲南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切都是隨緣、隨喜。」「寺內的好多法師來自台灣，有的是工程技術專家，負責寺廟的設計、施工、監理，寺內日常運作都是兩岸的義工，大覺寺是真正的佛門聖地。」

外來宗教的成功傳播和教化，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外來的超越性力量——「陌生神明」重新建構社會秩序與文化認同的過程。²⁷依此理論，星雲大師所帶來的人間佛教以及星雲大師本人，由於具有「台灣」這一外來身份，而「天然地具有了跨境的特徵和更高的權威」。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由於附帶著陌生者的「他者性」和「超凡性」，又重新喚醒和復甦了宜興本地的佛教傳統和信仰記憶，進而帶動了這種地方信仰傳統的重新建構與創新性的發明。

六、結論

陌生人這一概念被社會學、人類學者不斷闡釋，薩林斯通過對波利尼西亞人的研究指出，在他們眼裡，那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來自一個神聖的天國，「是偉大的神明、古代的國王和美好的文化物事的傳奇性源頭」，²⁸外來的陌生人通過獲得統治權力（獲得權力的方式通常是與公主結婚以及暴力等）而重新建構當地文化和秩序。同時，陌生人由於來自社會之外，在道德上超越社會，於是「他的降臨就成為一種可怕的顯現」。²⁹我們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在大陸傳播過程中看到佛教與政府之間的博弈，一方面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傳入大陸的過程中，有大陸官方與佛教組織的密切合作。

27. 陳進國：〈傳統的喚醒與發明：以福建陳阪宮開永媽祖廟的興建為例〉，該文發表於台灣，本文所引用版本系陳博士賜稿。

28. 薩林斯著，藍達居等譯：《歷史之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05頁。

29. 同上註，頁110。



另一方面，人間佛教傳播又是在政府的謹慎中進行，時而產生波動與曲折。「陌生人就是群體的一個有機環節，群體的統一的生活包括這個要素的特別制約性。不過我們對這個地位的奇特的統一不能作別的描繪，只能說它是由某種程度上的近和某種程度上的遠所構成的，近和遠的程度以某些量來刻畫任何一種關係，在一種特殊的比例和相互的緊張關係之中產生對陌生人的特殊的、形式的關係。」³⁰對此類現象，陳進國分析：「陌生人在一個地域社會及其群體中所可能引發的創造性和危險性的力量。在一個有周圍邊界的群體社會之內，陌生人總是存在著近和遠的綜合，故而可以擺脫約束，創造性地與群體內的任何一個分子都有接觸，而且方便採取『更加普遍的、客觀的理想來衡量』的姿態，而沒有『從根本上被群體的某些個別的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傾向固定化』。這種所謂的客觀姿態同樣也『讓外來人猶如從鳥瞰的視角，來經歷和對待近的關係』，因此『這種自由包含著種種危險的可能性』。」³¹

在與大陸的交往中，星雲大師作為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扮演了一個既有創造性又有挑戰性的角色，大陸民眾對星雲大師的歡迎、接納、崇敬，甚至是追隨，說明地方信仰傳統已經實現了文化的「疊加」和「新習俗的創造」。

30.齊美爾，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頁341-348頁。

31.同上註，頁341-348頁；陳進國：〈傳統的喚醒與發明：以福建陳阪宮開永媽祖廟的興建為例〉。

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信選》。
2.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現代出版社，2011年。
3.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12月。
4. 齊美爾著，林榮遠編譯：《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5. 薩林斯著，藍達居等譯：《歷史之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期刊論文

1. 黃雲靜：〈二十世紀80年代末以來海峽兩岸佛教交流初探〉，《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
2. 鄧子美、王佳：〈海峽兩岸佛教慈善事業多視角比較〉，《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三、專書、研討會論文

1. 陳進國：〈傳統的喚醒與發明：以福建陳阪宮開永媽祖廟的興建為例〉，該文發表於台灣，本文所引用版本系陳博士賜稿。
2. 程恭讓：〈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宜興大覺寺，2013年。
3. 黃夏年：〈關於「人間佛教」的思考〉，「第三屆兩岸四地佛教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9年。
4. 楊德睿：〈兩岸宗教交流的歷史回顧和近期趨勢〉，金澤、邱永輝主編：《中國宗教報告（2011）》。

四、學位論文

1. 王婧：〈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的傳播狀況分析——以宜興大覺寺的復興為例〉，雲南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五、網路資源

1. 本性：〈西安法門寺佛指舍利赴台供奉紀事〉，網址：<http://hk.plm.org.cn/gnews/2012225/2012225259497.html>。
2. 吳炯：〈佛光祖庭大覺寺〉，《無錫新周刊》。
3. 李迅：〈佛光山〉，網站：《聯合時報》，網址：<http://shsx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gatq/u1ai67637.html>。
4. 星雲大師：〈江澤民跟我談佛學〉，《青年參考》，2013年1月23日第33版。
5. 黃夏年：〈趙樸初居士「人間佛教」思想體系初探〉，網站：《佛教在線》，網址：http://news.fjnet.com/fj1w/201005/t20100514_155059.htm。
6. 滿耕：〈星雲大師與趙樸初長老〉，網址：<http://hk.plm.org.cn/gnews/2009323/2009323114977.html>。
7.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第三屆理事會工作報告〉，網站：《中國佛教協會》，網址：<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js/hb/2012-03-15/416.html>。